



點滴 陳復生

「賞櫻」的4月

那一年的4月，我們在日本京都「賞櫻」，住上了「京都威斯汀都酒店」，這間始自1900年開業（明治33年），前身就是跟日本皇室和名士結下不解情緣的「吉水園」，本身便是個傳奇，有着發掘不盡的人物和故事，而酒店的日式庭院布局亦極盡細緻優雅，石山流水、園林瀑布，使人如置身古樸繪圖中，此刻詩情畫意，難分天上人間！

「都酒店」處於京都東山區，名寺林立，一刻鐘步行便到南禪寺、平安神宮……漫山遍野都是滿開的櫻花，在平安神宮竟又遇上晚開的粉艷枝垂櫻，倒影湖中，恍如夢幻仙境……從那一年開始，在日本度過了許多個「賞櫻」的4月！

又有一年的清明時節，日本京都名勝嵐山竹林青翠，山櫻爛漫。約30位中日民間人士在嵐山的大悲閣千光寺為周恩來總理留學日本時創作的《雨後嵐山》詩碑揭幕。這是繼《雨中嵐山》詩碑後，在嵐山落成的第二座周恩來詩碑。周恩來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1919年春季，他決定回國投身革命前曾途經櫻花盛開的嵐山，觸景生情，創作兩首寓意深刻的詩作《雨中嵐山》和《雨後嵐山》。

原來當年周總理避過櫻花的嵐山，就在我們經年「賞櫻」的東山不遠處。197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病榻上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並回憶起他在50年前櫻花盛開時節離開日本的情景。次年，在池田大作的提議下，首批中國

留日學生在創價大學校園內栽下一株櫻花樹苗，命名為「周櫻」。1979年4月鄧穎超女士訪日時，池田大作又親手栽種了兩株櫻花，命名為「周夫婦櫻」。每年在創價大學舉辦的「周櫻」賞櫻會，至今已數十年，「周櫻」與「周夫婦櫻」也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徵。

前總書記胡耀邦主政時期也是中日關係很好的時期。他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其中很多人後來都成了日本國內推動中日友好的骨幹力量。在2005年，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90誕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專程從日本運送90棵櫻花樹苗，種植於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園內，以表達他對這位中國老朋友的追思。

櫻花是美麗與智慧的化身，櫻花的花語是生命、熱烈、純潔、高尚。日本有句諺語「櫻花七日」，花期只短短7天的櫻花，選擇了在自己最輝煌的時候凋謝。日本人熱愛櫻花，認為櫻花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十分燦爛，櫻花凋落時，不污不染很乾脆，正好印證了日本人的生觀和民族精神——逝世多年仍獲日本國人贈以「櫻花情結」的兩位偉大領導人，可見當年已播下深厚的友誼種子。



◆在京都平安神宮遇上晚開的粉艷枝垂櫻，倒影湖中，恍如夢幻仙境。作者供圖



文公子 文公子

表揚本地創科成就

在經濟逆境中，香港有一個行業依然好景，就是資訊及通訊科技（簡稱ICT）。香港電腦學會最近公布「ICT行業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有逾七成受訪公司將提升ICT從業員的薪酬，當中57%的平均增幅將高於4%。而根據近幾年發表的薪酬趨勢調查，本地ICT從業員都可獲逆市加薪，每年的增幅也高於政府公布的通脹率，即工資及購買力都有實質增長。

其實近十多年來，香港ICT業界早已面對人才不足，青黃不接的問題。據悉現時最缺乏的人才，主要是掌握新興技術如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等的技術人才，以及懂得以新興技術進行業務創新改革的複合型人才。由於香港也正積極發展創科產業，疫情又加速了數碼轉型的速度，未來的人才需求只會與日俱增。香港年輕人經常隨口抱怨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但投身創科發展個人事業，就絕對是一條既有「錢途」，又有前途的好選擇。

根據「ICT行業薪酬趨勢調查」數字，去年超過五成半受訪公司，都有招聘ICT應屆畢業生，逾67%機構的入職薪酬超過1萬8千元，逾15%更高達2萬2千元或以上，過去數年，起薪點都在逐年遞升，可見在大學主修ICT，基本上不愁前景與出路。

然而，科技日新月異，投身ICT行業，必須與時並進，終身學習。文公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大學畢業，當年必須是尖子才能入讀電腦系，而其時個人電腦系統只是286階段，互聯網更未普及，求職還是寄信而非電郵的年代。如果同學們掌握了當時最尖端的高新科技，但卻故步自封，多年來完全沒有與時並進的話，這些當年最尖端的科技知識，到了現代，恐怕只是小學生入門版的課本內容。

事實上，ICT每年都有新發明，不少經過商品化後，也正在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些以科技推動社會發展的發明，的確值得表揚。最近，香港電腦學會就宣布，繼續主辦旨在表揚及推廣ICT商業應用成就的「2022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獎」。商業方案的獎分三類，包括商業及公營機構、中小企業、新興技術，各類別均設有金銀銅獎及優異證書，而主辦機構更將從各類別金獎得主中甄選出「商業方案大獎」，即日起接受報名。想表揚本地創科成就？或想發明廣為人知？參賽詳情可瀏覽香港電腦學會網頁。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把悲傷留給電影——陳德森

香港第一階段放寬防疫措施，市民可以進場看電影，此舉對電影業可是一大支持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陳德森表示信心不大，「一部小品投資，數十人的還可能有人冒險，但我開拍的動作片，起碼百多人，只要有一人中招也要全部停下來，沒人敢博，電影業有如賭場買大細，就像我那套電影《征途》拍了4年，耗資2億3千多萬港元，當時電影公司要資金周轉，2018年8月決定賣給平台，誰知4日後電影院重新開放，時也命也。電影早上10時24分上平台，下午5時已經有500個盜版，3日之內2,500個盜版，《征途》就這樣死了。」

在早前那段清靜的日子裏，陳德森導演努力撰寫自傳《把悲傷留給電影》，這是他多年的心願，「書中我寫了好多美夢和噩夢，不要被書名嚇倒，每渡過一個困境，我都會寫上怎樣去解決，其實充滿正能量！自傳全作慈善用途，同時籌款為疫情下不幸離世的無依長者送上紙棺木，那些棺木可載重250至300磅，硬紙做的，棺面可以印上不同宗教的經文甚至玫瑰花。目標原本捐助200至250副，誰知圈中人一呼百應，其中包括古天樂、蘇永康、張玉珊、林國斌等，最犀利江欣燕有位朋友捐助了200副，現在手頭上已有接近600副，希望長者都能夠開心來、尊嚴活、安心去。」

陳德森導演全力支持榕光社這慈善組織，原因就是慨嘆自己那份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悲哀，父親不讓我讀電影，曾經一度弄得父子關係疏離，我寫了《童夢奇緣》這劇本，所有老闆興趣不大，直至林建岳先生提出原來公司和劉德華（華仔）還有一片合約未完，「當時華仔沒有劇本喜歡，林生要我找他傾談一下，當晚他剛拍完了夜班，大夥兒在夜宵，

我講了兩部動作片，他開始打呵欠，說，陳德森導演我拍了百多套電影，70多部動作片，我有點累，如果你有其他題材告訴我，我接着他站起來要去開工，我說還有一套……於是我解釋我與父親的關係，也寫了《童夢奇緣》，他即時回頭坐下，他聽我多講兩句，大家靜止了20秒。他說，好，就拍這一部。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接拍的原因，原來當時劉爸爸身體欠佳，而他一直是工作狂，沒有時間照顧爸爸，內心有點歉疚，他也想拍一些有關親情的電影，於是我們一拍即合。遺憾電影上映時我的父親已經走了，很多孩子反叛不喜歡父母，其實男女朋友可以頻頻換，哥哥姐姐有了家庭也可以不理，但父母只得一個，他們沒有特別要求，只想見見兒女，不要介意他們長氣囉嗦，因為也講不了多久……」

「我的自傳取名《把悲傷留給電影》其實背後有一個悲傷的故事……當年我在台灣讀初中，和一位小妹妹結拜，她什麼也跟我傾訴，但，30多歲時她因為感情問題，想不通自盡了，其實之前她跟我說不如我們嘗試結婚，我即刻說你傻了，我們是契哥契妹啊，結果就出事了……當時《把悲傷留給自己》這首歌好紅，我每一次聽了唱了一定哭不停……後來人長大了，也經歷了兩次抑鬱症，我知道要Let go，將悲憤化為力量，全因我在加拿大聽過一次演講，主講人提及天主可能一天接上2億3千萬個電話，他沒有即時回應，不是不理睬你，只是沒有時間，所以很多事我們先要自己去面對處理，沒有事情是解決不到的！」

鐵漢柔情的陳德森導演不單自己想通了，更將這份量傳授給身邊人，也示範了他那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人生境界。祝他的自傳一紙風行，使更多無依長者笑到最後。



◆陳德森導演的自傳一紙風行，收入盡作慈善用途，圈中人一呼百應。 作者供圖



路美 路美

繼續努力對抗疫情

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一直受惠於大量內地旅客訪港，對入境旅遊相關的零售業、住宿服務、餐飲服務和跨境客運服務帶來重要支撐。2019年下半年，香港旅遊相關行業已經受到修例風波引發的社會事件和暴力示威所影響，現時，旅遊和零售行業不單止尚未恢復過來，更受到新冠肺炎的進一步打擊。

零售和飲食業方面，其打擊亦不限於旅客訪港人數大減，也因疫情令市民減少外出、學生長期停課、政府和不少企業曾實施在家工作等安排所影響，故陸續有零售店和食肆關閉部分店舖或縮短營業時間，部分更宣布減薪或裁員，一般來說，疫情對經濟會帶來沉重但短暫的打擊，疫情危險，面對困難重商家實在難堪。

但是自從本月21日開放晚上食肆之後，發覺很多人已經相繼外出吃飯，街上面再不是空無一人，在很多朋友群組餐廳酒吧都看到好多人好像沒有疫情了，除口罩搭着膊頭吹着煙圈快樂地攀談，這個畫面特別溫馨，但是我們還記得疫情仍是嚴重，雖然開放，但我們是否也要緊張自己的

安全？

看到生意旺，人們特別開心，開始人來人往絕對是快樂事，因為擔心很多人沒有收入，但是我們更加需要負責的是群體健康和個人健康，若果覺得自己面對疫情仍然可以鬆懈，這樣便會有很大的影響，大家也不希望見到有另外一波的疫情出現。

正常生活我們需要面對出街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生活中的娛樂，譬如說每個星期娛樂可以選擇一晚或者兩晚，這樣也可以有特定的娛樂時間令到身心靈健康，但又不會因為太多設計的次數令到自己有機會感染或者的傳播疫情；只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繼續有能力創建共同美好的未來。

對於新冠疫情發展仍具高度不確定性。疫情於1月中起急速擴散，2月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據歷史經驗，非典型肺炎在6月份夏季便逐漸消散，但現時新冠肺炎是否能於天氣逐步回暖後便逐漸消散，仍是未知之數。有專家警告新冠病毒可能轉為像流感一樣長期存在，故有需要為最壞情況作好準備，所以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對抗疫情。



若荷 若荷

女孩的4月

是踩着一路芬芳而來的，4月，連空中的風，身邊的土都是香的。它搖曳的身姿婀娜曼妙。它的花香可以傳播，從一個小巷走向另一個小巷，從一個山坡飛向另一個山坡，從一個枝頭邁過另一個枝頭，最終綿延成桃、李、牡丹的天下。

早在3月，地上的草兒還沒有返青，阿拉伯婆婆納花就已經開了，它開得十分耀眼、醒目，因為它的顏色是深藍色的，僅憑這些細碎而凌寒開着的花朵，就已經告訴人們，春天來了。它給人造成這樣一個假象：春天，是由這些細小的、有着白色花心的花呈現出來的。它的規模很大，但凡花開，就密密麻連成一片，布滿窪地，再布滿一塊又一塊山坡，我奇怪，它長在我的家鄉，為什麼叫阿拉伯婆婆納花呢？

阿拉伯婆婆納是在雜草叢中被發現的，我去尋找阿拉伯婆婆納花，卻意外發現了它。它挺立的身子底下更多的是些枯萎的雜草，我知道那些雜草就等着春雨給一次生命的撫醒，然後藉着它們的身體重生。

紫花地丁的顏色開的紫，像一對對蝴蝶一樣的造型，葉子卻十分青綠，它的花和葉是4月的天裏最佳的搭配，它們和阿拉伯婆婆納花是最佳的搭檔，它們的習性如此接近而又如此不同，它們在相同的泥土土地上悄然開放，甚至為了讓春天更爛漫些，而不顧天涯海角，各居一方。然而，它卻是不屬於男人的。它屬於女人，屬於外婆、母親，屬於童年的你。母親說，小時候吃不上飯，地裏青黃不接，外婆就去山坡上挖野菜了，回家做各種的吃食，以充飢度日。外婆的野菜譜，到了母親這裏，她也是識得的，只不過母親的野菜加工起來精細些。母親的日子，比之外婆過得好很多。

4月，是女人的4月，它可以沾衣襟，也可以花香滿頭。在這花開的日子裏，昂頭是

花，低頭也是花，追着趕着是花，站住腳步也是花。它集錦了一年中美好的一季，勃勃然換天地一片生機。宋代詩人黃庭堅就在他的《漫沼春詩》裏寫道：「竹筍才生黃犢角，蘆芽初長小兒拳。試尋野菜炊香飯，便是江南二月天。」從2月早春走到4月，野菜仍然在田間地頭爆滿，泥胡菜，雞腸草，苦菜和蒲公英，都是這個季節的主角。

母親的野菜，短暫地吃了幾次，然後再也不吃它了，畢竟，4月的野菜太老，有些野菜的花都開了。它有更多的一面屬於童心，屬於詩情，需要被更多的記憶記住，被心靈吟唱，否則這一季的花就白開了，這一世的生命就白活了。

花和草，也是有生命的，希望被泥土和河流留下，變作光陰與種子。這樣的願望，人類是看不到的，花草的生命，人類無法感知，所以它更喜歡將花蕾垂下，給人們以發現的機會。成年男人是不知道，他們低下高昂的頭顱，他們的心裏沾滿了人情世故，因此，4月只屬於那些走過困苦的女人、天真爛漫的孩子。十幾歲，活潑好動，知道感恩，她們是4月天的寵兒。但也有些那樣的一類女孩，有點敏感，有點憂鬱，有不被父母和朋友疼惜的落寞，故而，才有別樣的一份天地，陪伴着她長大成人。這時候，美麗的4月來了，它把所有的美托舉於她們面前，彷彿巨大仁慈的上蒼之手，給她們廣闊的天地，帶來最好的顏色，紛繁的花朵以及無盡的快樂。

這雙手無所不能。在北方，4月是一個把枯燥變成花樣年華的日子，只有它，才能把枯萎一冬的生命激活。裝飾一下吧，挎個竹籃，背個背篋，頭上綰上一塊藍花布頭巾，走出家門。走出去，外面就成了她的世界，花朵和田野，泥土與河流，都成了愛的所在。甚至可以這樣說，走出去，甜蜜就變成了泥土，快樂就變成了田野，生命就變成了河流，除此外，沒有更好的詞彙修飾它。

她喜歡採花，但不是將花從花枝上採下來，任其對那些花兒蹂躪，她需要幾杯水，一個薄薄的小瓦盆，把採來的野花種進去，種進去，夢裏便便紫紫紅紅了。

泥土地裏的花可真多啊，那麼多的花採回家，否則，要種到哪裏呢？

它們是春天最濃豔的勇士，從沒有覺得因為生長在野外而卑微過。它們活得不卑不亢，這種精神，多多少少傳遞給了那些走向田野裏的女孩子。「4月1日天，花稀葉陰薄。泥新燕影忙，蜜蜂聲聲。麥風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節或蹉跎，遊心稍半落。春華信為美，夏景亦未惡。颯浪嫩青荷，重欄晚紅葉。吳宮好風月，越郡多樓閣。兩地誠可憐，其奈久離索。」

白居易的4月應該是唐朝的4月，那個年代的4月已與今天的大不相同。

4月，南方的花事寥寥，北方的花事則剛剛盛大，桃花、海棠、櫻花、梨花紛紛登場。交通的發達，縮短了時間和距離，2月去南方，追逐夢裏的江南美，3月而歸，依然能看到北方4月的鮮花，爛漫成海。採來的泥胡菜、苦菜、雞腸草，是母親廚房裏的豆沫、水餃，是居家歲月裏的菜拌飯和苦菜茶，每一種野菜都有自己的味道，絲毫不會被人混淆。每一份炮製都是生命的延伸。同樣的田野，帶走了女孩的童年、少年，還她一個青梅竹馬，花樣年華。經過了這個季節，所有的野菜便會在地裏開花，潔白而細碎的花、金黃色的花，搖曳在麥苗與田壟之間，挺起在田壟，那霧一般的白，是人間最難得一見的美。我始終記得，當年跟着小夥伴們挖野菜的情景，記得當年操勞的母親在看到籃子裏野菜的喜悅。

夜晚上臨，忙碌了一天的小女孩累了，輕輕打起了鼾聲。她那美麗的枕畔上，潛入了一朵花瓣，那是白天飄落在餐間的一朵，有一股淡淡的清芬，正陪着她長大。有過坎坷的女孩，才能擔起未來煙火的歲月。



愉韻處曲 梁君度

執筆宜鬆或宜緊？

初學書法的人都要學執筆，執筆對寫好字當然非常重要。常有初學者會問，執筆要用力嗎？即是要抓緊些嗎？自古以來，作書時執筆鬆些好還是緊些好？可謂眾說紛紛。

宋代蘇東坡在其「書論」中曾說到王羲之小時候學習書法，父親王羲之從其後拽取毛筆而未能奪掉，王羲之料定獻之長大之後必然能在書法方面名世。王羲之從王羲之手中突然拽筆，未能令其脫手，可知獻之執筆用力，握之甚緊，而王羲之便據此認為獻之日後必定成名，換言之，便是王羲之認為要寫好字，執筆宜用力，宜緊。

然而蘇東坡並不認為執筆用力就寫得出好字，他說書者不在於執筆牢與不牢，信手寫來而不失筆法，這才是懂得用筆的奧妙。他認為王羲之看重王獻之的原因，在於他執筆穩重，精力集中。王羲之突然乘其不備而拽筆，其意開始並未必在專注於執

筆。否則，天下有力氣的人，個個都成書法家了。

執筆緊的目的是握住筆管，使臂腕的力量傳到毫端，筆畫不至於纖弱無力。但執得過緊，必使指僵腕死，運筆拘謹板滯，筆墨線條缺少靈動的變化。所以，蘇東坡說：「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筆在執筆的同時，也要自然寬舒，這樣才能用筆率真有變。

有些人以為執筆用力，寫出來的字便有力，這是謬論。字是否有力，在於運筆而不在於執筆是否用力。

現代書聖林散之先生提出：執筆要鬆緊活用。緊中有鬆，鬆中有緊。緊是為了穩，鬆是為了活，太緊則僵，太鬆則軟。關鍵在於靈活自如。

宋四大家之一的黃庭堅在《論書》中說：「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就是說字要寫得好，重要的是會用筆。



從零創舉 王嘉裕

歲月漫長 值得等待

有一天在外面散步的時候，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場景——有個小女孩牽着媽媽的手，指着一棵開着花的樹，天真無邪地問着媽媽：「這棵樹要經過多長的時間，才能開出這麼漂亮的花朵呀？你看這棵樹那麼老了，我覺得等太久了。」這位媽媽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母親，她說：「不管是一棵樹，還是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花期。雖然時間很久，但是因為能開出這麼漂亮的花，我們也要堅持等待呀！」

雖然是路過，也是偶然地聽到了這一番話，但後來慢慢想着，聯想到我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覺得這位母親的一番回答，其實包含了多少人生哲理，歲月漫長，值得等待。是呀，可是我們經常都是缺失了等待的勇氣。

讓我們回顧曾經走過的路，好像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部分都是——一開始就想要看到結果或者是計劃了結果才願意去做，總是覺得如果要用時間去等待不確定性的事情，那就是浪費時間。可是有句話說「欲速則不達」，我們經常就在做着這種愚蠢的事情，凡事都想要快，在時間上我們好像是贏了，但是最後我們真的擁有了好的結果嗎？因為快速想要得到結果和答案，那些過程都被我們敷衍了事，最終時間雖然把我們送到終點，可是很多事情的結果卻沒有我們預想中那麼好。

我們平時忙於工作，總是覺得一點時間可以分成很多份，去做很多事情都想要在效率上做功夫。有時候會認為自己所爭取的效率，贏了時間就是勝利。一旦思維這樣想，那麼日常生活就會被影響了，做什麼事情都經過了大腦的一番衡量

之後才會去做。就像那一天去散步，也只是順路而已，並沒有想着散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應該去享受這樣的美好，但總是匆匆忙忙的路上。凡事不想等待，這是多麼錯誤的想法啊。

所以，聽了那位母親說的一番話，不停地反思也與朋友們分享，大家都得到了共鳴——在事業中、在感情中，乃至在人生中，雖然歲月漫長，但是我們都不要試圖按快捷鍵而需要足夠的耐心去等待，用足夠的信心去期待。很多朋友也許還在為自己的事業，自主創業而着急，在這裏告訴你們，請不要着急。走好每個過程的每一步，創業如同打根基一樣，要扎扎實實，人生也如同創業，急不來，必須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足夠淡定的心態，規劃好要走的方向，只有這樣才能收穫圓滿的結果。